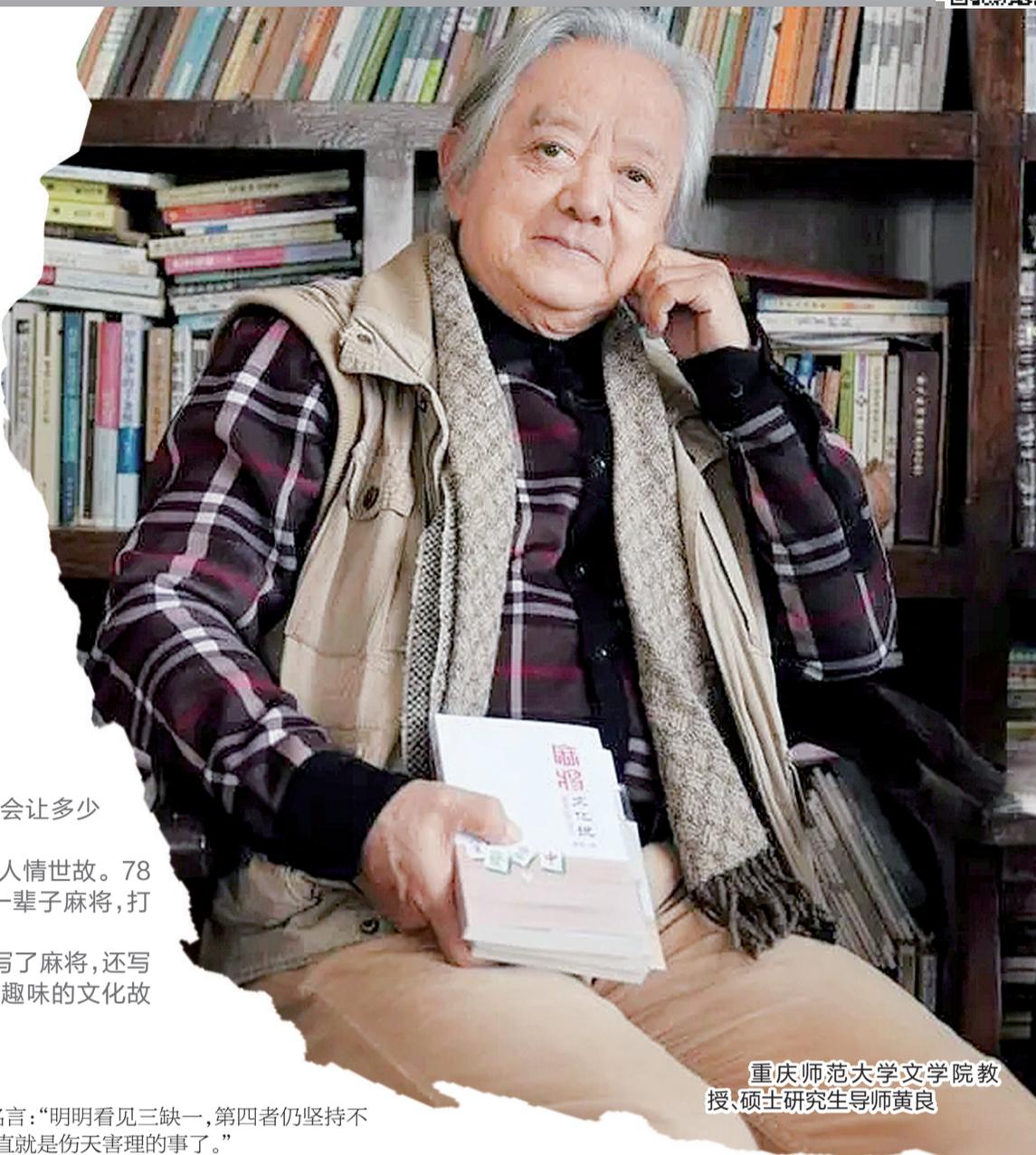




打了一辈子麻将
打出了人生感悟，悟出了处世哲学

老教授 三年写一本书 说麻将中的人情世故



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黄良

“三缺一，来打麻将啰！”这一声吆喝，不知道会让多少
人动心。

对于国人来说，麻将是一种社交活动，也透着人情世故。78岁的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黄良打了一辈子麻将，打出了人生感悟，悟出了处世哲学。

2024年伊始，他还专门给麻将出了一本书。书中不仅写了麻将，还写了名人和麻将，“万、条、筒”的由来、老人与牌局等众多颇有趣味的文化故事和人生感悟。

一副小小麻将牌，却是世间百态的缩影。

“麻将是一种通俗审美”

“会打麻将啊，或许就读懂了人生……”冬日的下午，黄良坐在南岸区家中的一棵树下，手捧一杯茶，笑盈盈地说。家里有满屋子的书，隔壁则放着麻将机。他爱看书，同样爱打麻将，更爱琢磨里头的文化。

20世纪70年代，黄良就会偶尔陪家里老人搓搓麻将，让老人开心。20世纪80年代，麻将开始重新流行，节假日约上好友打几圈。退休后，他平时写作累了也会摆一场牌局，既解压调节情绪，又能联络感情。

打麻将有悠远的历史。在黄良看来，作为一项大众广泛喜爱的活动，麻将沉积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，又折射出斑斓的国民人生世相。

“放眼一看，打麻将的人众多，关注其内涵的却少。麻将里头其实大有文章，值得大家细细感受和思考。”他说，20世纪80年代桥牌跟麻将并驾齐驱，但到后头打桥牌的越来越少。因为前者要求精神高度专注，精心计算，对智力要求比较高；而打麻将时则可以东西南北地闲谈，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方式，因此才能长盛不衰。

之所以关注麻将，与黄良的专业也有关系。他是重庆师范大学美育美学研究所所长，长期从事审美需求研究。生活如何才能愉悦？黄良认为，除了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戏剧等高雅的艺术活动，大众化、世俗化的棋牌娱乐其实也是一种审美情趣，且更容易被人们接受。

于是他潜心写作，花了近三年时间，以审美视角对麻将文化做出细腻剖析，去年年底完稿，今年正式出版。

麻将的故事里带着人情

黄良介绍，据说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只有打牌能够忘记读书，只有读书能够忘记打牌。”虽无法考证真伪，但他认为这话可谓是经典之谈，也被胡适、梁实秋等人提到过。“这说明打麻将确实有极强的魅力，跟读有趣的书不相上下。说明两者冲突可以有选择，也可以兼得，能品出某种自省、自嘲、自明、自知的味道。”

黄良翻看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日记时发现：有一段时间，日记里今天记的打麻将，明天记的打麻将，后天还是记的打麻将！“胡适是性情中人，他真实地记下了麻将对他们留学生的吸引力，也同样真诚地记下了他为此花费光阴的懊恼自责心情。”这些心情读来让人会心一笑，忍俊不禁。

在《雅舍小品》中，梁实秋写打麻将也很传神。黄良发现，梁实秋本人对此似乎不太擅长，却依旧很热心。每当有文人朋友来到雅舍玩牌又“三缺一”时，为了不扫兴，他都会上场凑一角，还说了一句让牌友感动，又带着几分



调侃的名言：“明明看见三缺一，第四者仍坚持不上桌，简直就是伤天害理的事了。”

黄良在读张恨水的《巴山夜雨》时，里面写抗战时期重庆的夜生活时提到，打麻将是普通市民的寻常活动。比如李太太手气好，就说“我赢了钱，明天早上，我们上菜市场买点好菜打牙祭吧”。“张恨水如此写，可以看出当时重庆市井生活状态的方方面面，既有物质的，也有精神的。”

《红楼梦》里，贾母约了王夫人、凤姐、薛姨妈等人打牌。为了逗老太太高兴，几个人互相比划，递眼神，让贾母不断碰牌、吃牌，则是中国文化中透露出的人情味。

筒子牌最有“亲和力”

每张麻将牌看似小，里头却大有文章。“比如筒子，其原型是秦国的圆形方孔钱。”黄良说，在万、条、筒三门牌中，筒子原本是最“卑微”的一门牌——万当属“大钱”，条是成吊的钱，而筒乃文钱，是钱的最小单位。

“就手感而言，筒子牌特别圆润饱满，有种丰裕的舒适味儿通过手指传递出来。”黄良笑言，特别是九筒，简直是珠圆玉润、花团锦簇般握在手心中的感觉。

民间也给筒子牌取了一些戏谑性的昵称，比如七筒简称“烟斗”，五筒称“熊猫”，二筒称“眼镜”，一筒称“大饼”。

他发现，筒子的着色也有讲究，用红色与一种深深的墨绿色交替染“筒”，而其中唯四筒和八筒不着红色。

每次打牌时，黄良都会有新的发现，让他不时迸发出小小的惊喜。

退休老人该不该打麻将？

黄良有一位朋友的老母亲，当时已93岁高龄，虽白发苍苍，却身板硬朗。朋友为母亲举办了寿宴，席间黄良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老寿星。中间有两句：“早起徒步饮清茶，午后睡醒等麻将。”

写完后黄良念给老人听，其他句子老太太都没反应，唯独这两句刚念完，老太太竟“扑哧”笑出声来。黄良惊喜地看到，老人脸上是那种孩童般天真烂漫的笑，而且她还不忘补充一句，“三缺一，等得苦哦！”众人大笑。

黄良还曾在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八旬老人面前大声说，“打麻将！打麻将！”他毫无表情的脸上掠过一阵笑意，也是很纯真的笑。黄良不仅感叹：麻将过去让老人们由衷快乐过，在他们记忆深处依旧保留着令人愉快的信息。

退休后，老人面临的最大的不习惯是什么？黄良认为，是越来越强烈的孤独失落感。他鼓励大家多参与书画、歌舞等各种有益的文艺活动，而麻将也不可少。

有人说，老年人打麻将就是浪费时间，耗费生命。黄良并不这样认为。“麻将可以让社交圈子较为狭窄的退休老人结交新朋友，开辟生活新天地。”

而且麻将这种博弈游戏必须集中精力。眼要明，手要快，大脑要运转，心智要灵活，既要考虑自己面前的十多张牌，又不能忽略其他三家的出牌动态。“这种心智活动对老年人特别需要，因为退休后没有了工作时的状态，心智容易产生惰性，久而久之容易导致阿尔兹海默症，因此适当打麻将对老人来说非常有益。”

“不和头把牌”有其道理

“千刀万剐，不和头把。”这句话广泛流传于麻将界。不过，黄良在牌桌上仔细观察，发现这句话虽说归说，却不见谁去认真执行。头把该和的依然会和！往往是某方和了第一把后，其他三家以此话作为调侃之用，颇有几分心理平衡的功能。

黄良认为，麻将不像桥牌，若是技高一筹，就容易稳操胜券。麻将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具有“公平”性，无论水平高低一视同仁，机会均等。“不和头把”这话其实是在提醒牌手别轻率大意，否则容易先赢后输！

通过观察“和头把牌”的人，他总结出一个道理：麻将的随机偶然性较大，其博弈格局催生了人的“追高”欲望。在牌桌上，常常会出现“头把和”的一方一顺则再顺，遂成势如破竹之势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另外三方则使出浑身解数，甚至联手拼命“打压”那个一枝独秀的“幸运儿”。这种结构状况，对“和头把”者而言，反而成为了一个困局。这样一来，“千刀万剐，不和头把”这句话在实战经验中就被坐实。

黄良说，仔细品味，“不和头把”一说，还真有些酸溜溜的滋味。“平心静气而论，和头把有何不好？旗开得胜，乘胜挺进，在旗鼓相当的开局，和头把就占了优势，长了气势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如此看来，牌经中的某些格言，并不一定当成技术规范去看，与其如此，不如当成文化心态去看来得更恰当，也更有趣。

推广麻将活动是一种文化自信

“献给全世界热爱中国麻将活动的人们！”在这本书的扉页上，有这么一句话。

全世界范围内，不仅仅是华人圈子，越来越多人发现了麻将的乐趣，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很受欢迎，在全球各地大有推广之势。

在黄良看来，推广麻将活动是一种文化自信，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肯定。

有一次，他上网看到美国知名演员茱莉亚·罗伯茨在电视节目中透露，自己每周都会和朋友一起打麻将，她还分享了从麻将中悟出的哲理，“打麻将就像是生活——在混乱的状态中，通过随机抓牌，创造秩序。”黄良听后一喜，“哟，她是读懂了麻将的！”

新重庆-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